

大路朝天

看罢《桃李》，看《大路朝天》



纯生一代

海峡文艺出版社

南飞雁
著



中华在校生长篇小说征集活动优秀作品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组织审定推荐

朝仄 大路

南飞雁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路朝天/南飞雁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10

ISBN 7—80640—747—2

I. 大… II. 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6497 号

大路朝天

作者:南飞雁

责任编辑:刘 磊 陈雪珠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7536724

印刷:厦门市新嘉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361009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260 千字

印张:11.2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0—747—2/I·474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江山代有文才出

评《大路朝天》

孙绍振

现在大学生、中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相当出色，包括口语与书面写作。社会文化风气的活跃，语言环境的开放，接受、交流、表达方式的多样化，使他们的语言才华有了充分显露的机会。在中国作家协会与海峡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的中华在校学生优秀长篇小说中，我们所读到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的特点，就是叙述语言的丰富、鲜活与多样。

文如其人是有道理的，文如其时也是有道理的。语言风格与人品人格有相通之处，语言风格与时代风气也有相通之处。从整个社会的语言风格来看，我们经历过那种口头与书面语言都非常枯涩、非常干瘪、非常极端的时期，那也是民族灾难的岁月。从更久远的历史来考察，语言繁荣、鲜活的年代，都是国家与民族兴盛的年代。当今大学生、中学生的写作，出现语言繁荣的景象，这是特别让人感到鼓舞的。

《大路朝天》就是这样一部让人感到鼓舞的长篇小说。作者相当有才气，在对大学校园生活的观察和表现中，流露出敏锐、睿智和充分理解后的冷峻。小说的语言虽有钱钟书的影响痕迹，但是又不仅效仿钱钟书的风格。有英国式的幽默与嘲



讽，也时而流露出中国传统白话小说语言中蕴含的诙谐、佻薄和尖刻的批判意识。

小说描写“平嘉大学”酝酿、筹备政治系和历史系合并的过程中一段故事。两系合并是故事的叙述背景，更大的背景就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所出现的一些新的态势。作者并不试图通过小说正面地、概括地、理性地表现高校变革过程与得失，而是描绘了高校中存在的充满混沌也充满生机的局面。

政治系与历史系进行合并，这本身就带有深刻的讽喻意味。在高等院校的语境中，政治与历史是两个系、两门学科，它们为什么要合并，能不能合并？中国高校变革的历史话语与政治话语相互交错，就出现了许多生动的或者令人疑惑的局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前途是美好的，道路是曲折的。或者也可以理解为，目标是一致的，方法是各不相同的。

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学三年级学生小马，他“那篇抄来的时政论文得了省里的一等奖”，这给他带来了一个很好的“升迁”机会，从此，他成为系一级的学生干部，进而当上新创刊的《学情通报》的主编，最后通过各个环节的“运动”，终于成为校学生会的常务副主席。

小人物的意外升迁，是许多文学作品乐于描写的故事。中国古代小说、外国小说都有过精彩的描写。鲁迅先生对喜剧与悲剧作了简明而形象的定义——将无价值的东西毁给人看和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给人看。小人物“物超所值”地意外升迁，是无价值东西毁给人看的过程。在这部小说中，小马不完全是个“无价值”的人物，他的无价值的一面得到了巨大的回报，比他自己预求高出无数倍的回报，而他身上有价值的一面却在被这样的回报所毁掉了——被掩盖、遮蔽、抑制、得不到发挥，就是一种“毁掉”。一个人物身上总是带有价值的多重

性，无价值的一面无限膨胀，有价值的一面不断萎缩，这样就同时都被毁掉了。这也就有了喜剧与悲剧的两重审美意味了。有价值与无价值的两重性对比越强烈，悲喜剧的审美意味也越明晰，这是古典的美学追求。现在许多作品并不追求性格两重因素对比的强烈，也不追求审美意味的明晰，而是表现人物性格和人物精神价值色调浑沦的、界限模糊的特点，寻求隐隐约约的、细微的、界限模糊的、微妙的审美境界。

《大路朝天》这部小说围绕着小马“升迁”的过程，带出校内、校外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爱情当然是有的，小马先是爱上一个为人处世各方面都很圆熟的路凌宇，她的爱情策略也很圆熟，她留给小马的总是悬念。后来，另一份情缘不期而至，小马获得了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学生干部的爱情。虽然这些爱情故事中影绰可见《围城》的影子，却也与近年许多校园爱情故事中的张扬的、浓烈的基调拉开了一些距离。这部牵涉到当代校园师生生活中的各个层面的人物，勾画出一副校园内种种人物的弱点和辛酸处。小说叙事线条清晰，生动地勾画出了各式校园人物的活动背景和心理动机，暴露了当代大学校园生活中浮躁功利的一面。这是一部充满了反讽意味的校园小说。

大学从来不是一个密闭的空间。社会的变革、文化的变迁都会投射到大学中来，一些时代的重大事件，首先在大学里酝酿而成，从“五四”运动以来，许多革命、文化的先驱者都是从大学里脱颖而出，同样，一些典型的负面人物也在大学里产生，比如“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所谓“头角峥嵘”的“小将”。现在大学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的变革——怎样更深刻地表现这场变革的本质意义，怎样更典型地塑造当代大学的风云人物形象，这是个重大的文艺命题。在这个命题的趋动下，会有许许多多校园文学的产生，近期小说创作领域（包括网



络文学)里大学校园题材成为一个热点,就是很必然的了。目前校园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情感与道德的层面上,特别是身为大学学子的作者们,最关注的也在情感与道德方面,这是无可厚非的。当然,我们有理由期待文学创作能更深刻地反映大学校园里正在发生的变革的大潮。

《大路朝天》在叙事风格上也有模仿《围城》的痕迹,大量的比喻贴切自然(个别处油滑了些),叙事语言从容风趣,叙事节奏把握相当沉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人物内心的把握相当细腻,进退有据,写男女情爱分寸感亦好。小说组合其一连串叙事因果链条,几乎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找到呼应。单这点来说,可见作者构思的周密。小说的叙事触角延伸到校园的各个方面,写教授像教授,写大学生像大学生,不似近年一些颇为流行的小说,千人一面,千人一腔。可见作者已具备了将人情世态题材转化为艺术形象的功力。再就结构说,虽然小说总体结构无大毛病,但有些地方枝蔓太多,使主人公小马的故事在部分章节上有脱节之感。小说主题明确,表现校园小人物无可奈何的心态颇有代表性,小说的演进过程与主题的显露几乎同步,这就使得这部小说观念性的东西在文本中不是被生硬地突出,而是让读者在阅读中充满了观赏现代校园洋世绘的乐趣。这虽然不是一部观念新颖,艺术感觉前卫的校园小说,但就其刻画人物世情的细致和主动而言,表现了作者出色的叙事才能,和对长篇小说总体结构的轻松把握。

这次征文活动收到了数十部长篇小说,整体水平的高度,让人感到高兴。有这么多的学生仍然执着于文学写作,这完全出乎组织者们的意料之外。在视听、网络等媒体如潮汹涌的形势下,文学仍然葆有如此的魅力,仍然感召着这么多年青俊才们为之不懈努力,仍然感动着一代又一代读者。我们不必对

传统文字书写与现代视听文化作此长彼短的取舍，任何一种文本（文字、视听或数字化的），都传达着人们心灵的一部分秘密，有相互的交叉，但不是相互排斥的。

入选出版的几部作品的作者，真是有才气。这么年轻的作者，这么有份量的作品，让从事文学研究、评论、教学、编辑与出版者欣慰地看到，所有的耕耘，都是会有收获的。

第 一 章

1

政治系和历史系一向被公认为平嘉大学最不会打架的两个系，可这两个系居然打起来了，还是在正式开学的前一天晚上。

宿舍门被报信的人踢开时，小马正为路宇凌刚才那个电话烦心。天下最歹毒的女孩子不是那种一开始就冷冰冰的，而是时而冷时而热那种。答应得不确切，拒绝得又不彻底，好比钝刀子杀人，祸害无穷。

记得暑假前小马鼓起勇气说要给路宇凌买火车票，她也不置可否。等小马真把车票兴冲冲地给她买来了，她又冷冷地说不必了，她这个暑假不回家。小马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她在电话那头柔柔而又坚决的声音，那话语仿佛是厚厚的落叶下面尖锐的石子，总要扎着那些光脚丫子贪玩的小孩。小马觉得自己在路宇凌面前



像个一再失宠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庞大的家庭里面，像他这样争风吃醋的孩子还有很多，而家长只有一个，就是她路宇凌。小马暑假前发誓再不和她联系了，电话也不打，面也不见，来信也不回，就当生命中从来就不曾出现这样一个女孩子。

如果天底下的男人都做到这一点，那世界就太平得多了。

路宇凌刚才来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到的，暑假时给他写的信他收到没有，是不是在路上有什么问题等等。小马刚刚建立起来的决心如同夏天的冰淇淋，心里还硬硬地冻结着，可表面已经开始悄悄地融化：“你写了吗？我没有收到，可能是邮局的问题吧。你有什么事吗？暑假里一切都还好吧？”

“还好，暑假里做了两个家教，算是把这个学年的学费给挣下来了。”

“挺好挺好，真不简单，比我强多了。”

“什么呀，都晒成非洲人了。”

小马心里一动，眼前立刻想象出路宇凌微黑皮肤的样子，大概像蒙上一层夜色的荷花，不由脱口而出道：“那也好啊，像巧克力嘛！”

那边格格格地笑起来，笑声好比远远飘来的花香：“就你会说话，真会讨女孩子喜欢。好了好了，说正经的吧，明天晚上我们有个聚会，你来不来？就是朋友们好长时间不见了，在一起玩玩，好不好？”

小马犹豫起来，想想道：“这几天系里挺忙的。像我这样的小干事，整天除了接新生还是接新生。明天也不知道有没有空，明几个中午我再和你联系吧？OK？”

路宇凌有些撒娇地又恭维了几句在系里高升啦之类的，然后挂了电话。小马的心情原来是打在碗里的鸡蛋，蛋清是蛋清

蛋黄是蛋黄；经路宇凌这个电话一搅腾，全混在一块了，白不白黄不黄的一团，让人看着揪心。

小牛就是这个时候一脚踢开门进来的，一进来就叫着：“小马小吕小毛快走，历史系的那群牲口跟咱们干起来了。”

小马浑身一颤，脑子里路宇凌暂时退到后台：“在哪里？因为什么？”

“刚才老朱喝酒时，为着上菜先后什么的小事，打起来了，下面咱们人手太少，要是真干起来老朱他们可就吃亏了！”

“现在咱们有多少人？他们有多少人？”

“他们人多，加上考古的和旅游的，比咱们多出二十多个。”

“咱们的人都到哪儿屙屎去了！你赶上去对老朱说，千万不要动手，挨两句就挨两句，我这边给保卫处打电话报警，再坚持十五分钟就行！”

小牛应声而去。没走两步，小马叫住他，挨近了低声道：“局面实在控制不住了，就让老朱他们抓住历史系那个领头的，狠狠打！闹大了咱也不怕，正当防卫嘛。”小牛会意，和小吕小毛匆匆而去。

等下去时，看热闹的已经把两帮人围了个水泄不通。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进人群当中。老朱和对方的头头正在推推搡搡，你一句我一句恶狠狠地对骂。周围的人兴致勃勃地助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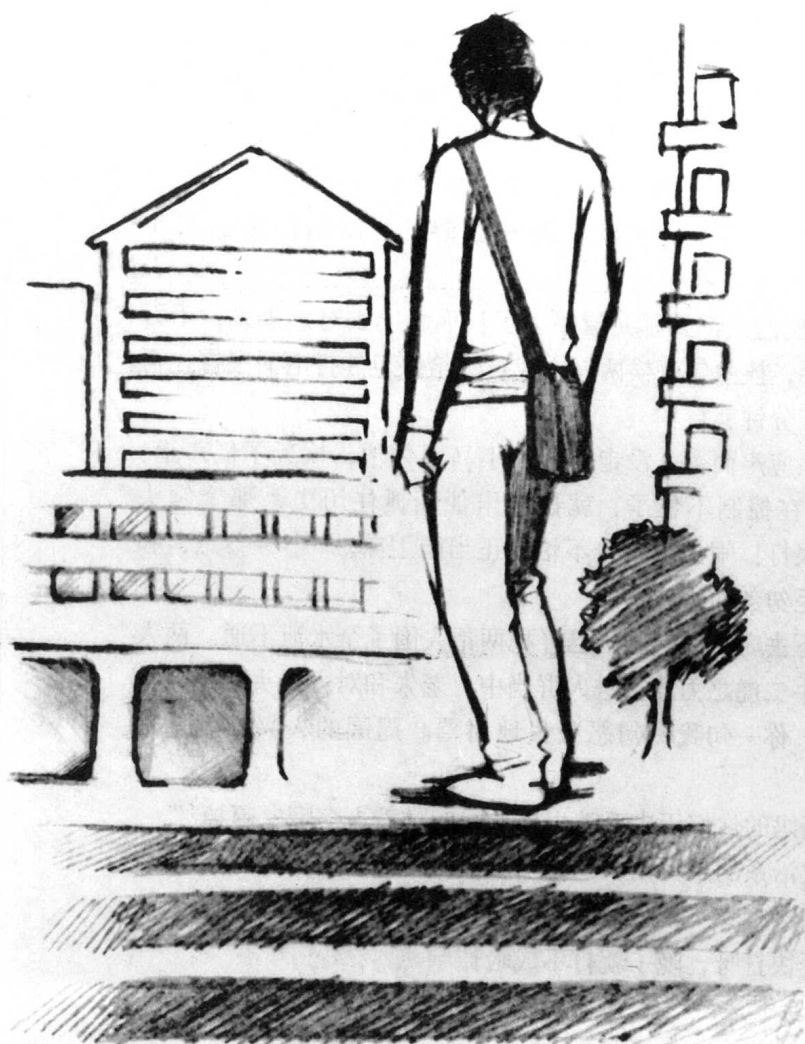
“妈妈的你们历史系瞎牛逼什么？仗着人多啊？嘎掉！”

“政治系的弟兄们，是好汉就上啊！”

“打呀打呀！校卫队的快来了！”

“赶快打呀，晚了就打不成啦！”

大路
朝
天



几乎整个北区的宿舍楼都轰动了，敲脸盆吆喝吹喇叭的声音此起彼伏。每个窗户上都挤着几个黑黑的脑袋，远远看去倒像盆栽。一会儿警报响了，全校仅有的两辆警用摩托亮着灯开过来，马达的声音震天地吼。下来的不是校卫队的乌合之众，可是正经八百的平嘉市公安局平大分局的警察，虽说只有五六个人，却个个不含糊，看看腰里的武装带和明晃晃的手铐就知道了。一看连老警都惊动了，看热闹的学生立刻散了大半。打架的也不再推搡，慢慢想混进人群溜走。等警察走到跟前，主犯们早人间蒸发了，剩下都是些嬉皮笑脸的好事之徒，笑眯眯地看着他们瞎忙活。

老警们的威风马上坚挺起来，拿着报话机调兵遣将，用警棍指点江山。折腾了半天，一个主犯都没抓住。头头一个劲后悔早知如此让校卫队来就足够了，都怪那个报警的说是什么本校今年交不起学费学生在操场聚众闹事，这才慌了手脚，如临大敌地倾巢而出，结果是白忙活了一场。

政治系众位好汉回到学宿九楼自己的大本营，个个挤着眼睛闷头吹牛，纷纷夸奖小马有创意，够噱头，调得动那批老警大爷，要是那群狐假虎威的校卫队来，历史系的人肯定不买账。小马也连忙还以赞美，把《水浒传》里那一套形容强盗流寇的词啊曲啊毫不吝惜地广为赠送，互相吹捧得连自己都脸红起来。

熄灯之后，众人渐渐散去，宿舍重归平静，喧闹了一天的校园也慢慢地静下来。楼下远远的篮球场上，还有人摸黑打着篮球，砰砰的声音像是从地核那里钻出来的，有些沉闷和凝滞，不如白天时来的干脆。小马躺在床上，耳朵里塞着耳机，收音机里说着些什么，听得并不十分真切，只觉得是有人在脑后轻声地说话，偶尔有几句听得清，随即又忘记了。



小马无法抗拒地想起了路宇凌，想起当初认识她的时候，想起自己和她纠缠至今的不明不白关系，想起那夜她趴在耳朵边上的热热的呼吸，心绪一下子大乱，仿佛撒了一地的鸡毛，想要走过去捡起一根，又被脚上带的风吹开，落在远处。

那已经是去年的事了。

按照传统，本来平嘉大学每周末有三个地方可去消遣——投影厅、舞会、英语角。谁知小马这一届人来后流年不利，先是投影厅被公安局严打打掉了一批，接着是舞蹈协会黯然倒闭，一年下来只剩英语角了。英语角天经地义是以说英语为主的，不过后来来了几个外校的害群之马，不练嘴也不练耳朵只练眼睛，抄着手瞄完这个瞄那个，眼睛只在漂亮女孩子身上打转。小马开始也是抱着无比纯洁的目的来的，不过因为水准实在太低，和人家交了几次火之后自惭形秽，索性不说只听。却常常是皱着眉头听了一个晚上，除了个别单词外一无所获。久而久之勇气仿佛给龙卷风扫过的地面，光秃秃的荡然无存。于是不愿再自取其辱，下定决心从此别过。那时他还在宿舍和姨妈的筒子楼两边来回跑，宿舍住腻了就过去，那边住腻了再回来。今天天色还不晚，小马想该回去给姨妈打扫卫生搬煤球了，省得下次去姨妈再唠叨，何况去筒子楼的路并不远，骑车也就是二十多分钟。

当时大二刚开学，也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天还是一样的热。虽说是傍晚，已经西下的落日仍旧不依不饶地燃烧着，天边还有些许红红的云彩，像是小时候玩的红色橡皮泥被拍扁拉薄后的样子。到了筒子楼里，一切还是旧观。姨妈仍是不停说牛子表哥以及楼上两个妓女给她带来的麻烦，最后问小马这一周怎么不回来住了，小马回答说学校里迎接新生，他是大二的学生干部走不开，边说边替自己这个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官衔

羞愧。

姨妈一脸的怅然，不再多言，小马见了也有些难过。可怜她孤单一生，有儿子却不在身边，只能守着这座猥琐的小楼度日如年，难怪她性情如此乖僻。两人相对无语，沉默一阵后，小马就问道：“家里有什么活儿要干？”

姨妈说：“该干的我都自己干了。虽说年纪大了，还不是干不动活的年纪，慢慢儿去做，不算太累。”

小马见气氛郁闷，便将大学里的趣事讲了一些给姨妈听。姨妈的脸上终于有了笑意，后来居然开心起来。姨妈说：“前两天收水费电费的来过，二话不说给我一张条子。我一算计，肯定是多问我要了，他们还以为我老婆子不识字哪！我就找他们领导去，我一个老娘们儿了，我怕啥呢？起初他们不理我，说要我回去他们好调查，我哪里会上当呢？我一上班就坐在他们办公室门口，一直坐到下班，结果第二天他们就把钱退给我了。”

小马好奇地问：“那总共退了多少？”

姨妈有些不好意思地笑：“才十几块钱，反正在家也是闲着，不如给自己找点事情做。还是毛主席说得对，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小马也笑起来。

姨妈继续乐道：“顶楼的那个小阁子也租出去了。租给一个收破烂的老头，一个月只要他50块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那块鸟笼般无处不漏的地方居然能住人，小马很是奇怪，连连夸姨妈会做生意。姨妈不由得意洋洋起来，老脸盛开一朵秋菊。

姨妈忽然道：“你那个箱子里放什么宝贝东西。前天我翻东西来着，老远就闻见霉味，也没有钥匙。你最好去看看，别是宝贵的东西给霉了。”小马一惊，赶快跑到楼上開箱子，果



然是书有些发霉了，星星点点的黑麻子密布着。小马心如刀割，赶快捧在掌心里，全部抱到楼下。姨妈见了抚掌道：“我猜着就是书，霉了不是？还不少呢，明天我给你好好晒晒——《鲁迅全集》，哟，这不是文学书吗？小马，你们学政治的还看这书？”

小马闷声道：“这是我爸妈传给我的，他们没能留下别的东西。”

姨妈默不作声，好一阵子才说：“我明天就给你买些樟脑球去，再在箱子里垫点报纸，包管你再潮不了。”小马木然地点点头。

从姨妈家出来已经是晚上十点，十点时的平嘉已经很静了，路上行人很少，偶然看到几个，或者是迟归的情侣，或者是夜班的工人。

小马看见天色已晚，就骑着车子走了个近道。那条巷子不大，两边大多是住家户，早就关门闭户休息了。小马一路拉风地骑到巷口，拐弯时候慢下来，却听见有个柔柔的女声在叫：“同学，帮帮忙好吗？”

小马本能地停下车，朝发声音的地方看过去。黑暗里好像有个蜷缩着的人影。他有些胆怯，正犹豫间，那女孩又说：“我的脚扭伤了，走不动了。”

小马心下稍安，停好车走了过去。女孩子的脸在黑暗里只有一个轮廓。小马有些迟疑地伸出手，女孩使劲攥住，一再地往上用力，却未能站起来。她小声道：“对不起，腿坐麻了，我使不上力气。”

小马慢慢地俯下身去。女孩子并不是那种纤细的类型，腰部柔软。她抓住小马的肩膀，艰难地站起来，随即又是一声压抑的呻吟，仿佛承受着难以抑制的痛楚，抓住小马的手也同时

用力，长长的指甲扎得他有些疼。小马扶住她，慢慢移到自行车那里坐好，也不敢再骑，就推着向学校走。

路并不远，大概有十分钟的样子就到了小南门。小马问道：“同学，你在几楼住？”

“南区学宿六楼。”

小马忽然想起宿舍区是不让自行车进出的，一下子没了主意：“那我怎么把你送过去呢？宿舍区不让自行车进的。你——我扶着你走好不好？能坚持住吗？”

女孩子瞪大了眼睛，过了几秒钟，点点头。小马如释重负。锁好了车子，扶着那女孩子开始一步一步地挪动。已经过了熄灯的时间，路上几乎没人，幽幽昧昧的路灯把两个人影扭缠在一起。小马小心翼翼地揽着女孩子的腰，既怕她摔了，又怕熟人看见了取笑，额头上的汗硬生生被逼出来。微风一吹，脑门一阵清凉的麻痒，却也送来了女孩子身上柔柔的香味，萦绕鼻端，挥之不去。

走了十几米，女孩就带着哭腔道：“我不行了，我真的走不动了。”

小马浑身早被汗水湿透，呼吸也急促起来，惶惶然不知如何是好：“你们宿舍有人吗？我去帮你多喊几个人。”

女孩子摇摇头说：“我是暑假没回家，寝室的人还都没来。”

“那，那，那我们歇一会儿，等你好一些了再说。”

“好，好吧。”

小马扶着女孩子坐下来，此时一个校卫队路过，瞪着眼睛看过来，正义的目光把小马看得差点落荒而逃。女孩子柔弱无骨的身子摊在小马的肩头，浑身颤抖，校卫队以为是一对情侣在缠绵，并不深究。